



2018年12月15日凌晨，二月河走了。尽管早在中秋节前就得知二月河在301医院被下了病危通知，知道严重的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并发症时时危及他的生命，但接到噩耗，内心还是极为震惊。2018年，太多的文化名人相继离世，让大家不免对这个诡异的年份内心充满了担忧、不安、焦虑和恐惧，盼着它早点过去。可时至年末，等着我们的却是二月河辞世的消息。他还是未能等到明年，等来下一次“二月河开凌解放”。

这些年来，二月河虽然仍经常出现在参政议政的会议上，出现在各种各样讲座的讲台上，但他的身体状况其实一直不好。前年，南阳师范学院举办一个文学活动，约我回去参加。活动开始前，二月河也来到现场。我们一起往楼里走的时候，门口有个小小的台阶，二月河竟一下子前扑摔倒在地上。这让我明显感受到了他身体的虚弱，也为他带病参加活动的精神而感动。去年，我和吴元成共同创作的报告文学《命脉》出版，因作品大量描写了南阳人民为南水北调奉献牺牲的内容，南阳的朋友和有关方面张罗着在南阳搞了个“南水北调精神与《命脉》读者恳谈会”。二月河先生虽然身体不好，还是又一次到会并作了发言。这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他对同乡的深情、对同道的厚爱。最近，《命脉》（三卷本）出版，未及送他一阅，谁知竟天人永隔。

其实，早在刚完成《乾隆皇帝》的创作时，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已困扰着二月河，使他无法继续从事繁重的长篇小说创作。于是，他独立的历史小说创作就定格在了他称之为“落霞三部曲”的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3部13卷520万字上，计划中的熙治中兴四大名臣的写作始终未能进行。此后，他开始了自己的“五个一工程”：写一幅字、画一幅画、作一篇文、吟一首诗、走一段路。字是毛笔字，不临帖、不讲章法，自由挥洒、彰显性情的那种；画是水墨画，多是画些瓜果花鸟，不求形准，要有文人气质；文是千字文，身边事物随手拈来，自由兴发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散文随笔；诗是中国旧体诗词；走路就是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散步。说是每日“五个一”，其实未必每天全做到，大致就这么个意思。

二月河本名凌解放，是山西昔阳人。他出生于1945年，正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，身为八路军干部、等待迎接全国解放的父母就给他取了“解放”这个名字。他从两岁时就随南下的父母来到河南，在黄河边长大，使他对黄河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后来，开始创作历史小说时，他就结合本名“凌解放”为自己取了“二月河”这个笔名。他多次声明，“二月河”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。二月的黄河，冰凌解冻，河水奔腾，正是一派生机勃勃、气势恢弘的景象。“二月河开凌解放”，这个至今无人精确对出的上联，说的就是他的本名和笔名的关系。长大后的二月河随父母定居在了南阳，除中间有段时间到山西当工程兵之外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阳度过的。

这些年来，地域作家群的名号此起彼伏，但最早被命名、也是至今最有影响、最名副其实的，应该还是南阳作家群。南阳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且不去说，新文学发端以来，南阳作家群涌现出了冯沅君、李季、姚雪垠等一大批优秀作家。南阳作家群的作家很多都在外地发展，二月河却一直坚守在南阳，是继乔典运之后，南阳作家群的旗帜和灵魂，引领、提携、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阳人，我时时因他们而倍感自豪。

二月河以文成名，他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成就卓著，由他的创作所掀起的帝王热、清宫热至今仍绵延不绝。但二月河的影响早已超出文学界而及于全社会，留下了“有华人处就有二月河小说”的佳话。二月河的小说之所以有如此的影响，从文学的意义上讲，是他尊重历史事实又能很好地进行文学创造，故事生动曲折，引人入胜。他对人性、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体察和把握，从而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更重要的是，二月河的小说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，这与他由研究《红楼梦》而进入小说创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二月河小说对读者认识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及人情世故等都有极大的助益，并能加深读者对社会现实的体悟和理解。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普遍欢迎，一度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。河南以至全国有很多作者从事历史小说创作，与二月河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。应该说，河南成为历史小说重镇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月河的影响。

有人认为二月河的创作是在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，缺乏现代观念。二月河小说描写的康熙乾朝三朝，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，而所谓“康乾盛世”的三位帝王，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实际行动上讲，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，实际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。这种说法尽管并非毫无道理，但缺乏历史的眼光。实际上，二月河在创作之初，可能还没有明确的批判意识，只是基于历史事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他笔下的历史人物，但到后来，他应该有在了大时代背景下理解和评价人物的自觉，这也是他把自己的系列历史小说命名为“落霞三部曲”的原因。

二月河的创作能够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，对今天的小说创作应该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。这些年来，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主要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描写、对人性复杂的深入揭示、对个人幽暗隐秘内心生活的表达、对个人复杂经验的书写方面，作品的语言、叙事等处理得无可挑剔。但这样的作品除了圈子内叫好外，几乎不会引起社会上的任何关注。究其根本，就在于作家失去了对社会从总体上把握、表现的能力。二月河作品的成功之处，即在于既有对社会总体性的准确把握，又对人性、人物内心世界有深刻的体察，对读者理解社会、理解人性、理解事理有着切实的帮助。因此，小说想重新唤回读者，可以从二月河的创作中得到有益的启示。

今年，全国有太多的文化名家辞世。在河南，这两年，我们相继失去了张一弓、马新朝、南丁、二月河。这些新时期文学大家的相继离世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渐渐远去，这真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事。此刻，除了缅怀，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传承他们留下的薪火，让它在新时代继续燎原，创造新时代新的辉煌。

有华人处就有二月河小说，二月河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与中华民族同在。



约翰斯顿作品



蔡其矫与传记《少女万岁》

——纪念蔡其矫诞辰100周年 □洪辉煌

判。即使文稿中个别部分对他提出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苛责，譬如关于他在滕胧诗争论中表现的批评，他审读时也不持异议。书稿完成之时，蔡其矫履行正式授权手续，明确表示：“书中史实本人已经审阅。”承担责任在先，解除作者的后顾之忧。孙绍振为书作序，他在《序》中高度评价蔡其矫“诗坛独行侠”的风骨和独创，但对他的“不必忏悔”说表示孤疑，语言犀利。蔡其矫洗耳恭听，默记于心，显示了一位名诗人的宽阔胸怀。在书的《后记》中，王炳根对蔡其矫的合作与态度，表达了真诚的感谢。

2003年3月，传记《少女万岁》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。2004年5月，第十四届全国书市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。为了及时推介，扩大影响，繁荣文学，蔡其矫和王炳根一起，参加了《少女万岁》的签名售书活动。

四

来到桂林，蔡其矫的心情多少有点失落。当地记者方正的“独家专访”《“诗坛独行侠”蔡其矫诗意人生》记录了当时的几个情景——

“桂林星级酒店云集，蔡其矫却被安排住在一间地段偏远的小招待所里。条件简陋，空间局促，蔡老前晚洗澡时不慎摔了一跤，虽无大碍，但让一向健旺的他行动变得有些迟缓，说话也有点吃力。”

“蔡老此行是为福建作家王炳根的《少女万岁——诗人蔡其矫》一书签名售书的。当记者来到一字排开的签名售书广场时，蔡其矫独自坐在自己的摊位上，面前没有一个要求签名的读者。而旁边的作家周国平此时正被众多读者簇拥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”

显然，《少女万岁》和蔡其矫都受冷落了。采访时方记者竟然抛出一个让蔡其矫略显尴尬的问题——

记者：刚才在签名售书中，很少有读者认识您。这和您的命运有点相像，热情似火却备受冷落。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公正的待遇？

蔡其矫：这很正常啊，我不在乎的。要做真正的诗人，就要忍辱负重。世界上多数文学大家都是在冷落中成功的；相反，很多当时走红的作家和作品，很快就被人忘记了。

蔡其矫的回答从容又自信。不过，《少女万岁》没有出现像两年前的福州的第十三届全国书市上，《蔡其矫诗歌回廊》签名售书时的火爆场面，他多少有点意外，也受到触动。《东南早报》记者张超以他的新闻敏感和职业素养，不失时机地见缝插针，对蔡其矫和王炳根就《少女万岁》的成书这一话题，作深度采访，揭开了蔡其矫内心世界隐秘的一角。现摘录如下——

南方都市报：蔡老，为什么您觉得这本传记还不够真实？

蔡其矫：因为完全真实的情况不能够完全（写）出来，（不真实）那也没有办法，出版社也不敢把真名写出来，出来就要打官司……舆论这个东西没办法，说出来我也麻烦，别人也麻烦，有些东西我现在也不能透露，如果写出来会对不起人家，这有个道德的问题。（你们）好奇心太强不一定是好事情，艺术的真实和满足好奇心是两回事。要以一种比较理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……

南方都市报：既然有顾忌，为什么你又对书不满意呢？

蔡其矫：我不是对出版社不满意，我是对这个社会不满意，因为有许多真话不能说出来。

南方都市报：这本书的名字很奇特，《少女万岁》，作为蔡老这样87岁的老诗人的传记书名，很让人感到好奇。

王炳根：“少女万岁”是他（蔡其矫）在50年前一首重要的诗《红豆》里的，当时他在万山群岛，跟水兵们在一起，水兵们用红豆来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他借用了这个东西，在他的诗里面有像亚热带阳光一般炽热的语言，其中就有“太阳万岁！月亮万岁！星辰万岁！少女万岁！爱情和青春万岁！”——书名就用了他这首诗中的一句。如果这本书能引起反响，有一个点，那就是在爱情的观念上。

南方都市报：“女人”也是这部传记的一个主要话题吧？

王炳根：这本传记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，不仅仅是这么一个点……我们在这本书里，主要谈诗和远行、诗和女人之间的联系，以及艺术的产生、诗的产生，并不是为了展示他和多少女人的关系。

南方都市报：哪些是能说的，哪些是不能说的，你

——

蔡其矫人生的三大凤凰之一，是出一部有质量的传记。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、跌宕起伏，和国家命运、时代变迁、文坛起落紧密相连。他在多个场合说过，自己是一块跳板，一个台阶，踏着它是为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。所谓跳板，就是过渡，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。这样说来，记录他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的传记，就不只属于个人，对别人，对后来者也有对照启发的意义。

从常人看来，蔡其矫要实现这个愿望没有什么大的困难。他是著名诗人，又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任教5年。用闽南话说是“自己手脚会动”。而且，好友曾阅早就着手编写年谱《诗人蔡其矫》，可以帮助提供线索激活回忆。真要动笔，关起门来一两年工夫就能基本搞定。然而，蔡其矫没有这个想法。

2002年1月28日蔡其矫致张欣的信中，透露了个中的原由——

“牛汉主编的《新文学史料》很早就约我写自传。但是我看到别人所写的都不能完全真实，自恋的倾向太明显。不敢说真话大约是这时代的通病。如果我按你提的十问回答，那就要说出一些出你意料之外的思绪，而这是为时局所不允许的。”

的确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，风向变幻，白云苍狗。一些自传、回忆录不同程度存在美化自己、文过饰非，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但是，那是写的人的问题。好的自传也有的是，不能因此就否定自传的价值。蔡其矫的不肯动笔，和他的心性秉赋、文学爱好是有关的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我很懒，笔生涩，对散文生疏，惟有诗能使我兴奋。”他也在好友促成下决定写一篇8万字从童年开始的回忆录，终因“胆怯”“没把握能把它写好”而放弃。在1988年1月18日给舒婷的复信中他说——

“我确实怕活着的时候看到传记。不真实无法自在，其（真？）实也再无自由。我是到晚年方真正快乐，让我再快乐一些日子吧！不过，你前不久提出的，把我的有关资料留你保存，心里非常赞成。”

他心里一直矛盾着，不过传记是总有一天要出的。然而，他心中属意的人选又会是誰呢？

二

蔡其矫认为文学评论应该力求“恰当、有力、能服人”。他对诗歌研究者对他的评论，有意无意的溢美和拔高保持警惕。大约是1980年3月，他在给女作家周佩虹的复信中直率地提出批评——

“你的文章，赞美之词过多。一两天之后我再详细谈点意见。一个希望是尽量写得客观，有分寸。”

2004年7月28日，他复张欣的信开头就这样说——

“七月二十四来信及文稿今天收读。你对我过分推美了！我也是经过个人崇拜和民歌迷途的自卑惨状，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觉悟太迟！使我捉过来的是对诗的热爱。”

在2005年5月致张欣的前后两封信中，都谈到某大学教师的论文《蔡其矫论》。他难掩失望，动情地说：“读后颇有知我者少数人，不免落泪！”并直接指出“第三部分写得 inaccurate”。

1986年5月，福建省作协组织召开为期三天的蔡其矫诗歌讨论会，蔡其矫称之为“孤寂中辉煌的盛会”，但事后他却又是不客气地说——

“前年福建召开我作品讨论会，雷声大，雨点小。真正有分量的论文，没有。”

由此可见蔡其矫对文学批评所持的严格标准。对传记写作他同样有很高的要求。在1986年6月23日致陶然信中，他说——

“我觉得有参考必要，还是世界上名家的传记，自传或小说体的都好，甚至是一些画家的，写得都很精彩。八万字的著作，必须一看就放不下，文字不讲究是不行的。角度的选择，行文的波瀾，不可缺少……作家的任何著作，都必须告诉人以真理，都要让读者从其中体会到人生的奥妙。”

“一看就放不下”“告诉人以真理”“让读者从其中体会到人生的奥妙”，这就是他为自己未来的传记勾画的理想面目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寻寻觅觅，蔡其矫终于找到了“那人”，他就是福建省文联的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王炳根。

蔡其矫“看中”王炳根简单说来主要有三个原因。一是王炳根是福建屈指可数的优秀传记作家。二是王炳根的文笔和手法很入蔡其矫“法眼”。传记初稿个别章节先在文学期刊发表，蔡其矫读后很是赞赏：“有分析，有议论，有引诗，总比长篇评说更诱人。”三是同属福建文联的人，互相熟悉，沟通方便。

蔡其矫把王炳根视为合适的二不人选，他用带点炫耀的口吻对记者说：“我们福建有个传记作者叫王炳根，已经写了《冰心传》和《郭风传》，现在正在写《蔡其矫传》。”

三

认准了王炳根，蔡其矫对他的写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全力配合支持。

写作准备阶段，蔡其矫对王炳根在包括手稿、照片、文件等方面的资料搜集，有求必应。为方便采访，他甚至是预先安排好自己的活动计划，然后腾出一长段时间，交给王炳根，“都可由你支配”。8年中，仅是记录交谈的录音带就有30余盒之多。提供了许多首次披露的独家材料，增加了未来传记的真实性、丰富性和权威性。

写作过程中，蔡其矫保持与王炳根交流情况，沟通看法。在2002年12月的一封信中，他说——

“传记的写法，应该不太拘泥于事实，作者主观的评判、文学化、虚化、抒情化等等，应该是允许的。甚至可以从我的一些有关的诗句中，引出一些场景，可以看到可以感到的内情。总之，文学味多些为佳。”

蔡其矫的配合和支持，王炳根体会至深——

“我在写作他的传记时，前后有几十小时倾心相谈，他几乎是不掩藏内心世界的哪怕一个角落，腹肚刮肚地如数如实相告相诉。这令我非常感动。一段时间，面对真实到令人生畏的传记素材，我倒有些犯难……”

蔡其矫总是尽可能地提供各种需要，从不对具体文本横加干涉，自觉维护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主观评